

华等等,不可尽数。在这样的图书馆里看书,在这样的大礼堂里看电影,在这样的大草坪上躺一躺、坐一坐,是何等的享受呀!

更惊喜那校医院后面的一片池塘,便是语文课本上《荷塘月色》之荷塘,而在闻一多亭上坐坐不免让人古往今来、思绪翩翩。还有荒岛,初听让人不屑,久品却更有味道。如今的社会,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赶都赶不走,本来透着别样的荒凉悲

怆美的圆明园,也被好心人化妆成千人一面的公园,此荒岛就更加难得。草木恣意纵横,夕阳斜穿枯枝,鸦雀无声,真乃世外桃源。

我怀念清华,怀念冬天早上的热油饼,怀念熄灯后的海阔天空,怀念上课占座的乐趣,怀念郊游呼啸的车队,我怀念那年轻的时光!

捷 径

○孔晓临(1980级力学)

清华立校传统,极端重视体育。不只校方提倡,学生中也有此风气。代表队各种荣誉优待,不管在哪里出现都受到追捧;一般同学进了清华,只要体育方面略有些本领,就算进不了代表队,走在路上也总能趾高气扬。

我并不是真的体育很不好的人,只是缺乏锻炼。一米七五的个头,不算很高,也还凑合;块头也相当可以,虽然没有腰。所以本钱还是有的,我自己知道,只要吃苦去练,我的体育成绩完全可以上去。可是我意志力比较薄弱,一直不太愿意去吃

那个苦。比如说打篮球,当然我是打得不好,但老转小个他们都打不好,他们一直去打,慢慢就打好了。我呢,一直躲着它,所以投篮才总是三不沾。踢足球也是这样,康讯以前也踢不好,老踢老踢,慢慢球感就有了。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踢起来坐球车也就不稀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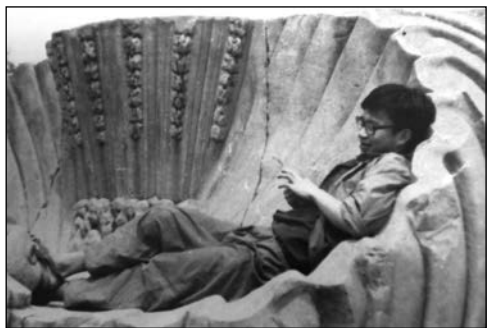
最典型是长跑,3000米不是达标项目,我就从来不跑它,不但自己不跑,私下里还笑话那些使劲跑的人是骡马。1500米没办法,非跑不可,可就这样我也不愿好好练。我总是指望靠临场发挥,最后憋股子劲儿冲刺达标。当那个计划毫无悬念地失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在撑杆跳垫子后面躲了一圈,这才算终于有了个能达标的成绩。

这样一个缺乏拼搏精神的状态,放在那么一个极端重视体育的环境里,难道我真的要从此抬不起头来做人吗?不会的。一个聪明的人,一定会处处留心,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合理的



清华读书时,孔晓临学长在大礼堂前留影

□ 值年园地



孔晓临在圆明园遗址大水法

出路。经过严肃思考，我给自己找到了出路，一条不用受太多累，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同伴们尊重的捷径。这个捷径就是练武术。

一点都不骗你，练武术真是不苦。中国武术不讲对打的，它其实就是比划比划。姿势差不多对，看起来好看也就可以了。没有人真的挑剔你拳头挥得不够有力，或者下体防护得不够严密。所以我真的去练武术了。别人看我练得蛮苦的，其实我心里知道，不过玩玩的事。前后学会了一套长拳，一套五行拳，一套少林洪拳，一套杨式太极拳，还有一套八卦游身掌。不是有什么真功夫，五个舞蹈段子而已。

至今，一号楼五楼西头的阳台上，留有我练武的印记。那里有一面水泥墙，上面斑斑驳驳布满小坑，全是我当年练流星锤一个一个砸出来的。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拳法腿法冷门兵器，赢得那些尊崇体育人的尊重。这个目的我完全达到了，同学们中我开始有会功夫的好名声。自己信心也得到极大加强，再遇到为了谁跑步更快和我喋喋不休的人，我会和他谈点少林拳中腿法的威力。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一个形象工

程扩展到实体阶段。后来我真的以为自己有两把刷子，进而又去迷散打，这下就不得了了。正当我摆着架子大转身想用一個好看的后摆腿旋转攻击对方的时候，不曾想对方反进一步，一个短拳狠狠地闷在我的鼻子上。倒在地下多久，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反正从那以后我就变得本份得多，随时提醒自己，让捷径归于捷径，不可得意忘形。

话说回来，其实我为自己找到的亲近体育的捷径，还不只是练武这一条。另一条比练武更加容易，而且效果更好的捷径是，我找了个体育好的太太。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体育好，她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圈里尽比比成绩比证书的，你们和这个比比看。

当然，事情都是两方面，真正效果好的药，副作用也会比较大。我到现在跑步还是追不上她，在家里一辈子受气，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不好的是在外面，打桥牌从来没法和她起争辩，一句“当初我不是这样教你的”，噎得人气都喘不过来。还有就是打网球，我的网球打得软是我自己乐意的，我比较偏爱那样和平的球风。但就因为我网球当初是她教的，所以整个球友圈都传我是因为“师娘教的”，所以才这样软绵绵的不上力，听了真是让人为之气结。



孔晓临学长全家福

但不管怎么样，需要吹牛的这一部分需求，在我这里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现在我出去，就算回清华，我也都不是很害怕。

有什么了不起？不信咱就上场打网球；网球打你不过，小心我拳脚厉害；拳脚再打你不过……嗯，那就算了吧。

在澳门与清华久别重逢

○姚 坚（1980级自动化）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姚坚学长

告别自 03 班仿佛还在昨天，弹指一挥间，我和 1980 级近 2000 名同学一道，将迎来毕业 30 周年的日子。从毕业到此刻，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我们以清华教育所特有的家国情怀作为人生底色，经历了祖国发展进程中最为波澜壮阔的 30 年，既是见证者、参与者和建设者，也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滴水珠、一朵浪花。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经历既简单又普通：一直在一个系统干下来，一直秉承母校教给我们的那份行胜于言的执着，始终争取把简单的事情做到不简单，始终相信党和国家发展总是需要实干的人。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母校留给我们共同的印记，是那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信念。30 年来，我曾先后在北京、

广州、青岛、澳门等多地工作，即使走得再远，清华人“行胜于言”、默默奉献的身影，总能令我在人海中驻足。正因为如此，我更乐意向同学们介绍我到澳门工作短短半年间，因缘际会的三位清华人。

董名垂老师：阔别 30 年的重逢

大家知道，澳门已经回归祖国 15 周年了，作为一个 16 世纪中叶就开始站在中西经济文化交往一线的沿海城市，澳门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地位。回归祖国后，澳门由一个博彩经济为主的城市，逐步转向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为特征的现代化城市，其中格外重视教育和科技。

2014 年 10 月 8 日下午，澳门特区迎来了新一届的科学技术奖励颁奖典礼。我是两个月前调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此次活动是我到任后的一次比较重大的活动和仪式。典礼在澳门文化中心大礼堂举行。典礼开始前，文化中心西侧平台上早已人头攒动，大家身着盛装、喜庆热烈，迎接澳门地区这一双年盛典的到来。行政长官崔世安先生亲自主礼颁奖仪式，澳门各界代表性人物悉数出席，国家科技部负责同志也专程前来